

淺談李白、杜甫的家庭觀念

劉竹青

德育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摘要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而李白、杜甫更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權威。對於「詩仙」、「詩聖」的作品，歷來各代都有人從事編排、校訂、箋註的工作，尤其對於李白被稱為「詩仙」，杜甫被稱為「詩聖」之作品風格更是各家樂於探究，潛心修習的。

雖然李白約年長杜甫十一歲，但在唐詩的分期來說，都是屬於盛唐時期（自開元至大曆年間約西元 713 年至 765 年）的詩人，也就是唐詩的極盛期。無論作者之多，作品之豐及整個唐詩的發展已到波濤壯闊，沛然難止的巔峰狀態。其間，與其說是時勢造就了無數詩人，毋寧說是像李白、杜甫等這些出類拔萃的詩才，無論靠天成、苦學，都發揮了至情至性，創造了一個空前絕後，照耀千古的時代。

李白、杜甫雖為忘年之交，且有英雄相惜之情，這可從他們互贈詩作中得知。但究竟相差十餘年，其間，經歷了太平盛世及安祿山之亂等國勢變遷，於是孕育二人成長的家庭狀況，時代背景都有莫大的差異，而表現在二人作品風格上的迥異，自是其來有自。

究竟二人隱現在字裏行間的思想、觀念有何異同？眾人頗多好奇，且多所探索、議論。而二人一為出世思想，一為入世胸懷，究竟對各自親人的感情又是如何？這倒是令我想試著探索的。

第一節 李白的家庭觀念

李白對於家庭的描述很少見於他的作品中，這原就是意料中事。因為我們知道他自幼好任俠，狂蕩不羈，居處流轉不定，僅最初結婚時，即安陸時代與後來在山東稍有定住形跡外，其餘的居處都是多則數年，少不到一年，生活形同羈旅，我們又怎能期望他

是位好丈夫、好父親呢？就以結婚一事來看，魏顥說他娶妻四次，最初娶許氏，其次娶劉氏，第三次娶魯一婦人，第四次「終娶於宋」。這也可見李白不是怎麼專情負責的人了。

許氏為安陸名家，祖父圉師曾在高宗顯慶四年被擢為宰相，當李白廿餘歲，「杖劍去國」到達安陸的時候，許圉師便將孫女嫁給了他。生一子一女，子名明月奴，女名不詳，但是在安陸居留了十年就離開了他們，也許是因為大自然的風和雲在引誘著他，使他飄然他往。對於此事原委，他自己並沒有說明，可是從他後來又三次娶妻，並且不曾再到安陸的情形觀之，或許他是與許氏不睦也說不定。

李白在山東也居住了一段頗長的日子，在這裏第三次娶妻，生一男孩名頗黎，也就是後來被說為「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李華的墓誌〉的伯禽，生一女孩名平陽，這可從李白所作的「寄東魯二稚子」詩中知道。

李白素有大志，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只是長時間的書空咄咄，毫無施展。直到天寶元年，當唐玄宗召他進京的時候，怎不令他欣喜若狂？於是興奮莫名的寫了一首七言古詩：「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鸝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鵝斟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之後，另外又有三首詩「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難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別內赴徵三首〉這些詩是在懷念與他別離後孤閨的妻子的情形，並吐露自己在旅行中的寂寞。詩中有「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歸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等句。按朱買臣，是滿朝吳人，家貧卻好讀書，以採薪渡日，每負薪且行且讀，妻恥之，離他而去。數年後，買臣衣錦還鄉，並任會稽太守，見其妻與妻夫，妻恥而自縊。蘇秦境況亦相似。李白經常不務正業，喜歡喝酒吹牛，所以可能也經常遭到妻子類似的叱責，一旦蒙召，怎不洋洋得意？

李白的旅行中幾乎是不帶妻子的。事實上他在安祿山亂後，由宣城往剡溪赴廬山途中，就有由秋蒲寄始太太的詩「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捲水宿，卻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蒲，三年北信疏；紅顏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知我何如；江山雖阻道，意合不為殊」〈秋蒲寄內〉「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綠江潛，胡燕別主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嘆，淚下不能緘。」〈秋蒲感主人歸燕寄內〉李白思念妻子的心情，是多麼感人，看到南歸的燕子，想到自己遠離家人，怎不悽愴落淚？只遺憾李白不是個天性能安定下來的人，對於妻子的感情，只能寄託在詩文中了；也因為如此，他才會設身處地的

揣摩著孤閨的妻子的心情「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何得，雄鷲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蒲，梁苑空錦衾，陽台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迴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自代內贈〉

李白自己的生活經常在羈旅之中，因此與太太幾乎是分居狀態，對於這種情形，他不斷地感覺到責任的負荷，因此站在太太的立場思想的場合就特別多，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李白詠閨怨不但多，且描繪真切感人的原因。例如：「美人捲珠簾，深坐顰娥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怨情〉「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春思〉都是深情款款，情意綿綿的作品。總之，李白對自己的妻子是深表愧疚的，也難怪連他自己都要怨嘆「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贈內〉。

李白詩很少歌詠他的骨肉，因此「寄東魯二稚子」一詩是非常珍貴的：「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對孩子來說，他是無情的父親，在家只管喝酒、吟詩、談仙、不務生業，而且一出門，就是好些年，但是無情的他卻有這麼一首詩，也算是難能可貴了。這實在是首好詩，從吳地的桑蠶詠起，觸景生情，想到東魯家中亦該是春事農忙時節，田園誰理？再由酒樓前手植的桃花想起已別家三年，並幻想著一雙小兒女在桃樹邊乞盼父親卻無人憐愛撫背，淚如泉下的情景，倒是一幅感人的圖畫。這或許是因為他做父親的少有表現父愛的機會，所以出門在外，心中所懷的恩愛之情就特別濃厚。

當李白失意離京，四處遊蕩，在金陵地方曾有「送楊燕之東魯」一詩，對兒女思念之情，溢於言表「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公族，清風播人天，夫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何事歷衡霍，雲帆今始還，君坐稍解顏，為我歌此篇，我固候門士，謬登聖主筵，一醉金華殿，蹭蹬長江邊，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因此可見李白思念子女的心情似乎與世間的一般父親並無二致。

第二節 杜甫的家庭觀念

在杜甫的全集裏，我們可以看出有好多詩是涉及於國家、帝王和時事的，但是關於家庭方面的詩也很不少，在他想念妻子、弟、妹的詩中，處處至性流露，令人感動。

杜甫的夫人，是弘農楊怡的女兒，楊怡作過司農少卿（元稹杜工部墓係銘）由此可知她是官門之女。但是她追隨杜甫，卻是奔波一生，避兵火、受飢餓，流浪四處，嘗盡人間痛苦。

天寶十三年，淫雨成災，稼禾盡毀，關內飢荒。杜甫在京師沒法養活妻子，便把家人送往奉先親戚家寄居。第二年去看望他們「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宜不得結」在寒冷的嚴冬，風塵僕僕的杜甫甫進家門，迎接他的竟是幼子已餓斃的不幸，「老妻寄異縣，十日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能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景況淒慘，杜甫深自愧疚之情，可以想見。而杜甫對於家庭的責任感也由此得以看出。

肅宗即位靈武時，杜甫離開家人，潛行擬奔「行在」，不幸被困長安，當時長安為賊所據，杜甫處境險惡，生命朝不保夕，杜甫既擔心自己，更掛念妻子，「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髮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月夜〉在這詩中，可以看得出他們夫婦感情之篤，懷念之深。經過一年的分離，關山遠隔，音訊全無，當杜甫獲假去鄜州探望家人，相見之下，恍同隔世，「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號，垢膩腳不襪……」〈北征詩〉這是一副多麼悲戚的景象，字字血淚，要不是杜甫對妻子兒女有如許深厚的感情，又怎麼如此心酸慟哭！

當他們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居住，環境稍為改善些時，杜甫也常會帶妻子一同到野外去玩，「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便，瓷甕無謝玉為缸。」〈進艇詩〉這實在是和樂家庭中感人的氣息，在「江村詩」中杜甫亦謂：「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杜甫與妻子的感情始終篤濃，只是像這樣悠閒的時候實在太少，也是因為這樣，杜甫於自己未能給予太太安適寬裕的生活，反而因經年流浪，衣食困乏，使太太終年憔悴愁苦，心中甚為愧疚，他說：「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詩〉。杜甫對太太的體貼疼愛之情，躍然紙上。

杜甫原有三男二女，幼子餓死在奉先，因此賸下二男二女，長子名宗文，小名熊，次子宗武，小名驥。杜甫對子女都很疼愛，當他自賊中奔行在，曾託人帶信打聽家人的消息，得知安然無恙，便寫了首「得家書詩」：「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得消息，他鄉且定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可見他對子女也是牽腸掛肚的。杜甫自風翔回鄜州，見到女兒，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北征詩〉看到女兒穿的衣服，補綻纍纍，心中自是酸楚難過，「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芑，衾稠稍羅列，瘦妻面

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闔，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雖然兒女頑皮競挽鬚，但是為父的卻已不忍嗔喝了，杜甫對於子女的憐愛之情在此表露無遺。

杜甫雖然憐愛子女，但是也注重對他們的教育，當宗武生日時，杜甫寫了首詩說：「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希望他的兒子能繼承他的詩學，又說「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因此，經常督促他學詩學文。在「又示宗武詩」中又說：「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吾帶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他教導驥子，要效法曾參、游、夏，要「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但對於子女是否成材，他並不過份寄望，他說「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遣興五首〉。杜甫在他的子女中，可能最疼愛次子宗武，這可由他提及次子的詩文比其他子女為多這點感覺出來。而這位宗武，在父親關愛與督導之，一定也有很好的成績，宋周紫芝在竹坡詩話中說：「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日：『欲子斷其手，不然，天下時名，又在杜家矣。』」可惜宗武的詩文，如今不得而見也。

杜甫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除了四弟經常隨他到處奔波之外，其他弟妹就都很少見面。「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骨肉思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得余弟消息〉杜甫在外飄泊數十年，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弟妹，尤其在變亂的時候，消息隔絕，使得他憂心忡忡：「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遣興〉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曰：「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駕鵝後○○，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號清晝。」杜甫對手足骨肉的牽腸掛肚，使得他悲涼的人生中，擁抱著沈甸的親情。

第三節 二人家庭觀念的比較

李白是個個人主義者，只求個人的享受，只憑個人的意志行事，毫不顧念他人，甚至對於自己的家人亦不例外，「蘭陵美酒鬱金香，玉觥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客中作〉，只要喝個暢快，管他家鄉作甚？杜甫則不然，只因他際遇不佳，無法使家人過得較好的生活，使他始終耿耿在心，但他總不斷的在設法改善環境，不但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負，並且處處顧慮家庭。

李白娶妻四次，但在他作品中，很少能發現他對妻子的感情流露，不知道這是因為李白的感情已因四次的婚姻而被分割殆盡了，抑或李白本來就沒甚感情。雖然他閨怨的

作品很多，如：「美人捲珠簾，深坐顰娥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怨情〉「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殿，別作深宮一段愁。」〈長門怨〉看來李白是個多情的人，但這不過是他的聯想豐富，文才過人罷了，事實上李白是個極不專情，又不負責的人，只憑自己高興，愛出遊就出遊，一去數載，愛求仙就求仙，想喝酒就喝個爛醉：「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襄陽歌〉一有機會出仕，就得意洋洋的向妻子炫耀：「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既然狂蕩不羈，放縱骸浪，當妻子的實在也奈何不了他。

杜甫是位專情又負責的丈夫，雖然妻子出身名門，但卻隨著杜甫過著粗衣礪食的生活，杜甫深覺歉疚，因此對待妻子格外體貼疼愛，「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這是因為杜甫本來就有著溫厚誠懇的天性，兵荒馬亂的時候，擔憂妻子的安全，閒暇的時候，又能傍著妻子遊山玩水，這是在李白的生活中所不曾有的，同時在杜甫的詩中亦從沒像李白那種「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奚落刻薄的語氣，這可證明杜甫夫婦相敬如賓，也可證明杜甫是循著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循序本本分分的去做。而李白彷彿是個不屬於家庭，不屬於社會，甚至不屬於人世的那麼個人。

再看對於子女的感情，在李白來說，要不是有首「寄東魯二稚子」一詩的話，也幾乎是空白，因為在他的作品中，提及子女的，不過「南陵別兒童入京」、「寄東魯二稚子」、「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等幾首，事實只有「寄東魯二稚子」一首才表現了對子女的思念；嬌兒弱女雙行桃樹下，無人撫背相憐，蹣跚涼涼的樣子，的確感人。但這情景雖說可能有，實際卻未嘗有，這也是因為李白聯想豐富，思念離開太久的子女，幻想出子女的情景。但思念歸思念，李白卻是始終沒有負起教養的責任。杜甫則不然，不但是位專情的丈夫，也是位負責、慈愛的父親，對於子女的感情，完全是踏踏實實的：「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祇睡，灸背俯晴軒。」〈憶幼子〉聽到鶯歌，想起小兒慣會多嘴多舌，要不是平日注意子女言行的父親，怎得如此敏感？因自己不能脂韋婉變，求利祿於當世，眼見子女因而挨餓受凍，為父的杜甫真是痛心，「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這一切，在在表現出杜甫對子女的摯情。

杜甫不但對妻子兒女關懷，就是對待弟妹，也是如此：「爾過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聞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采夔州悲喜相兼愛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真是情見乎詞，我們彷彿看到了老杜在水閣上企佇遠帆的情景。反觀李白對手足的感情：「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想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送舍弟〉仍是一付洒洒脫脫的樣子，實在找不出像杜甫那樣純樸拙重的情意。

參 考 書 目：

舊唐書文苑列傳

舊唐書文苑本傳

新唐書文藝列傳

新唐書本傳

草堂集序

李翰林別集序

李太白文集跋

李白文集後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杜詩鏡銓

詩人玉屑

唐宋詩詞研究

唐詩研究

唐詩概論